

# 文獻通考

百一三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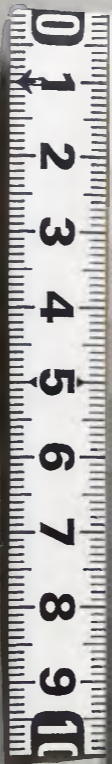
宗廟考

一	五	六	漢
四	二	〇	書
〇	〇	〇	門
〇	〇	〇	類
冊	函	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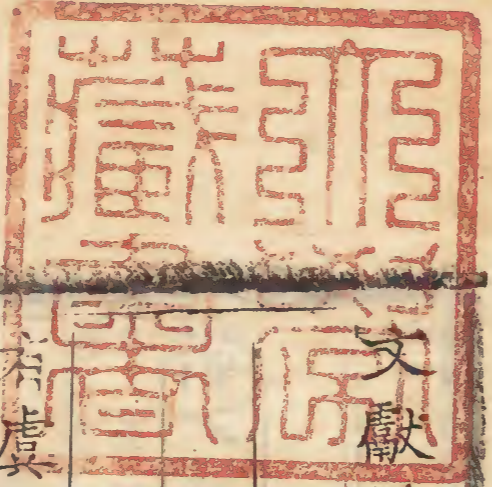
三	六	漢
九	〇	書
四	〇	
〇	〇	
函	冊	號
架	冊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600
冊數	140 ( 46 )
函號	294 6

廿百四十







文獻

通考卷之一百一

淺草文庫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宗廟考

裕禘

有虞氏禘黃帝趙氏曰虞氏祖顓頊顓頊出於夏

氏亦禘黃帝舜也殷人禘殷祖契周人禘周祖

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出而以其祖配之

自出謂所諸侯及其太祖伯祖始受封君也○趙

太廟百世不遷及者言遠祀之所及也○不言禘者

不王不禘無所疑也大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有功德

也祫也大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有功德

見省記也干者逆上之意也言逆上及於高祖也



裕大夫無禘惟有大功德見知其君乃得裕祭  
及高祖○儀禮喪服不杖期章為人後者為其父  
母報條子夏傳曰都邑之士則知尊禘矣大夫及  
學士則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太祖天子禘其祖之  
所自出○揚氏曰按大傳及子夏傳二章皆言天  
夫祭祖諸侯又上及其太祖惟天子禘其祖之所  
自出所謂禮  
不王不禘也

按鄭氏注禘其祖之所自出以為王者之  
先祖皆感大微五帝之精以生祖者后稷  
也祖之所自出者蒼帝靈威仰也遂指禘  
以為亦祭天之禮混禘於郊捨魯而言靈  
威仰其說妖妄支離特甚先儒多攻之蓋  
祖者后稷也祖之所自出者帝嚳也郊祀  
只及稷而禘則上及嚳是宗廟之祀莫大  
於禘故祭法先禘於郊以其所祀之祖最

遠故耳於祀天無預也至楊氏引子夏傳  
以釋祖之所自出其說尤為明暢云

禘大祭也

五年一祭

釋又祭也

疏云知非祭天之禘者以此文下云釋又

祭也為宗廟之祭也○爾雅大

祭亦宗廟之祭也○爾雅大

長發大禘也

詩殷

朱子曰序以此為大禘之詩蓋祭其祖之所

出而以其祖配也蘇氏曰大禘之祭所及者

遠故其詩歷言商之先君又及其卿士伊尹

蓋與祭於禘者也商書曰茲予大享于先王

爾祖其從與享之是禮也豈其起於商之世

歟今按大禘不及羣廟之主此宜為裕祭之

詩然經無明文不可考也

雖禘太祖也

周頌



朱子曰祭法周人禘饗又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及太祖之廟而七周之太祖即后稷也禘饗於后稷之廟而以后稷配之所謂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者也祭法又曰周祖文王而春秋家說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于廟亦謂之吉禘是祖一號而二廟禘一名而二祭也今此序云禘太祖則宜為禘饗於后稷之廟矣而其詩之詞無及於饗稷者若以為吉禘于文王則與序已不協而詩文亦無此意恐序之誤也此詩但為武王祭文王而徹俎之詩而後通用於他廟耳陳氏曰趙伯循謂禘祭不兼羣廟之主為其

踈遠不敢褻此殆未嘗考之於經也詩頌長發大禘而歌玄王桓撥相土烈烈與夫武王之湯中葉之太甲雖禘太祖而歌皇考之武王烈考之文王則不兼羣廟之說其足信哉楊氏曰愚按禘祭不兼羣廟之主此非趙伯循之臆說也大傳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則不兼羣廟之主明矣曾子問云禘祭其大廟祝迎四廟之主又云非禘祭則七廟五廟無虛主公羊傳云大事者何大禘也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此皆指禘祭而言並無一言說禘為殷祭則禘不兼羣廟之主又明矣是以



朱子疑長發為大禘之詩疑雖為武王祭文  
王而徹俎之詩是蓋以理決之而不為詩序  
所惑也且詩頌長發大禘但述玄王以下而  
上不及於所自出之帝雖禘太祖無一詞及  
其譽稷而皆稱述文王武王則安得謂之禘  
詩乎詩序之不足信於此尤可見矣

按爾雅以禘為大祭祭法序禘先於郊夫  
子春或人之問禘不敢易其對而以為知  
其說者於天下國家如指諸掌由是後之  
儒者以禘為祭中之至大者而必推尊其  
所以大之說故或以祖之所自出為天帝  
其意必謂郊明堂猶祀天禘大祭也豈止

於祀祖而已乎又以禘為并祀羣廟之主  
其意必謂禘猶並祀羣廟禘大祭也豈止  
於祀祖及祖之所自出而已乎此二說者  
趙伯循楊信齋諸公闢之善矣至於大禘  
之外復有時禘則見於禮記左傳者具有  
明文而趙揚二公獨不以為然其意亦必  
謂禘大祭也不當復以此名時祭然不知  
禘亦大祭而亦有大禘時禘之分則禘何  
害其為一名而二祭乎然則以禘為配天  
以禘為合祀羣祖以禘為非時享其意皆  
本於欲推尊禘祭之所以大而不欲小之  
故耳



朱子周大禘圖

稷

東 祭

戶

趙伯循曰禘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之所自出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也

司尊彝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裸用虎彝雖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大尊其再獻用兩山尊皆有

壘諸臣之所昨也鄭司農云追享謂禘也○黃氏曰詳見禘祭條司尊彝註楊氏曰司尊彝皆同則

○詳見禘祭條司尊彝註楊氏曰司尊彝皆同則

○禘郊之事則有全烝烝升也全其牲體而升之也○

○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牲牛也○國語楚語○

禘郊不過繭栗繭如繭栗○同上○王肅聖證論曰禘郊不過繭栗射父自謂天子之禘

特用繭栗之牲不以禘為祀天也

楊氏曰愚按王肅以禘用繭栗之牲而非祀

天此言是矣但王肅又以禘為殷祭則與禘

無異而不知所謂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亦

未為得也愚謂祭天用騂犢天子適諸侯諸



侯膳用犢尊尊之義也禘者禘其所自出之  
帝尊而且遠亦用繭栗尊之如天也祖考與  
天本一氣祖考近而親故以人道事之所自  
出之帝尊而且遠故以天道事之也○又按  
禘禮大略雖與禘禮同然大禘則合毀廟未  
毀廟之主而祭之禘又上及其祖之所自出  
則禘又大於禘矣馬融王肅皆云禘大禘小  
此言是也鄭玄注經乃云禘大禘小賈逵劉  
歆則云一祭二名禮無差降彼蓋不深考大  
傳小記之文與四代禘郊祖宗之義但以禘  
禘同為殷祭而不知禘為祭其祖之所自出  
所以徒為此紛紛也鄭氏禘禘志曰禘備五

齊三酒禘以四齊二酒禘用六代之樂禘用  
四代之樂賈公彥曰禘十有二獻禘九獻此  
蓋注疏家溺於禘大禘小之說然也爾雅曰  
禘大祭也夫禴祠烝嘗時禘大禘皆宗廟祭  
也爾雅特言禘為大祭則禘大於禘可知矣  
明堂位言魯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牲用白  
牡尊用犧尊山罍鬱尊用黃目灌用玉瓚大  
圭薦用玉豆雕篋爵用玉琖仍雕加以璧散  
璧角俎用椀嶽其樂則升歌清廟下管象朱  
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  
此蓋王禮也用之於周公之廟已為非禮其  
後他廟遂僭用之如閔二年夏五月乙丑吉



禘于莊公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  
人之類是也苟偃士句曰魯有禘樂賓祭用  
之則不惟僭用之於祭亦僭用之於享賓矣  
此何異魯有佾舞雍徹而其後亦用之於季  
氏之庭三家之堂也故春秋特書二禘所以  
譏僭禮之始也而注疏反引之以為先王之  
正禮不亦誤乎賈公彥曰大禘十有二獻禘  
大於禘其禮尤隆至於獻數亦當同之但禮  
文殘缺莫得而見節文之詳爾

成王以周公為有勲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  
周公以天子之禮樂同之於周每之也季夏六  
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牲用白牡尊用犧尊

山罍鬱尊用黃目灌用玉瓚大圭薦用玉豆雕

篋息緩爵用玉琖仍雕加以璧散璧角俎用琬

若管反巖居衛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

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昧東夷之樂也

任南蠻之樂也納夷蠻之樂於太廟言廣魯於

天下也季夏建巳之月也禘大祭也周公曰太

尊酒器也犧尊以沙羽為畫飾象骨飾之鬱尊

之器也黃彝也灌酌鬱尊以獻也瓚形如盤容

五升以大圭為柄是謂圭瓚屬也仍因也

爵之形為之飾也加爵也散角皆以璧飾其

口也琬始有四足也巖為之距清廟周頌也象

謂周頌武也諸谷之管播之朱干赤盾也戚斧也

冕冠名也諸谷之管播之朱干赤盾也戚斧也  
大武周舞也天夏夏武也周禮昧師掌教昧樂  
詩曰以雅以南以騫不僭廣大也○疏曰夏之  
季夏非禘祭之月故知是周之季夏犧尊山罍  
魯得用天子之尊為犧牛及象之形鑿其背以







穀梁曰吉禘者不吉是也喪事未畢而舉吉祭

故非之也趙氏曰魯之用禘蓋於周公廟而

此祭唯得於周公廟為之則公時遂借於莊公

廟行之亦猶因周公廟有八佾季氏遂用之於

私庭也以其不追配故直言莊公而不言莊宮

明用其禮物耳不追配文王也春秋書吉禘于

莊公譏其不當吉 ○僖公八年秋七月禘于太

廟用致夫人者禘三年大祭之名太廟而列之昭穆

夫人滿而與殺不薨於寢於左氏曰禘而致哀

姜焉非禮也凡夫人不薨于寢不殯于廟不赴

于同不祔于姑則弗致也寢小寢也同盟將

經哀姜薨葬之文則為殯廟赴同公羊曰用者

祔始今當以不薨于寢不得致也 ○孟獻子曰正月

不宜用也致者不宜致也穀梁傳禘用致夫人

非禮也趙氏曰譏致夫人也 ○孟獻子曰正月

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

祖七月而禘獻子為之也記魯失禮所由也孟

也魯以周公之故得以正月日至之後郊天之月

以始祖后稷配之獻子欲尊其祖以郊天之月

對月禘之非也魯之宗廟猶以夏時之孟月爾

疏曰獻子言十一月建子冬至至相祭上帝故建

廟與天相對也故曰七月日冬至至相祭上帝故建

也此言非也凡大祭宜用首時應禘於孟月於

夏家言禘禮祀周公於太廟是夏之孟月也獻子

拾此義欲以此二至相當以天對祖殊失禮意

○雜記下○趙氏曰禘本以夏之孟月至孟獻

者吾不欲觀之矣朱子曰成王以周公有大勳

非禮也周公其衰矣禮○子曰禘自既灌而往

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

或每年一行或三年為一行未可知也○孔子曰

非禮也周公其衰矣禮○子曰禘自既灌而往

者吾不欲觀之矣勞賜魯重祭故得禘於周公

者吾不欲觀之矣勞賜魯重祭故得禘於周公

者吾不欲觀之矣勞賜魯重祭故得禘於周公

者吾不欲觀之矣勞賜魯重祭故得禘於周公

者吾不欲觀之矣勞賜魯重祭故得禘於周公

者吾不欲觀之矣勞賜魯重祭故得禘於周公

者吾不欲觀之矣勞賜魯重祭故得禘於周公

者吾不欲觀之矣勞賜魯重祭故得禘於周公

者吾不欲觀之矣勞賜魯重祭故得禘於周公

者吾不欲觀之矣勞賜魯重祭故得禘於周公

者吾不欲觀之矣勞賜魯重祭故得禘於周公

者吾不欲觀之矣勞賜魯重祭故得禘於周公

者吾不欲觀之矣勞賜魯重祭故得禘於周公

者吾不欲觀之矣勞賜魯重祭故得禘於周公

者吾不欲觀之矣勞賜魯重祭故得禘於周公

者吾不欲觀之矣勞賜魯重祭故得禘於周公

者吾不欲觀之矣勞賜魯重祭故得禘於周公

者吾不欲觀之矣勞賜魯重祭故得禘於周公

者吾不欲觀之矣勞賜魯重祭故得禘於周公

者吾不欲觀之矣勞賜魯重祭故得禘於周公

者吾不欲觀之矣勞賜魯重祭故得禘於周公



之廟以文王為始用鬱鬯之酒灌地以然非禮矣灌者方祭之始用鬱鬯之酒灌地以然非禮也魯之君臣當此之時誠意未散猶有可觀自此以後則浸以懈怠而無足觀矣蓋魯祭非禮孔子本不欲觀至此而失禮之中或問禘之說失禮焉故發此歎也○論語八佾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朱子曰先生報本追遠之意莫深於禘非仁孝誠敬之至不足與此非或人之所不及也而示與禘之法又嘗之所當諱者故以不知答之示與視同指其掌第子記夫子言此而自指其掌不言其明且易也蓋知禘之說則理無不明誠無不格而治天下不難矣聖人於此豈真有所不知也哉

問禘之說朱子曰禘之意最深長如祖考與自家身心未相遼絕祭祀之理亦自易理會至如郊天祀地猶有天地之顯然者不敢不盡其心至祭其始祖已自大段闊遠難盡其

感格之道今又推其始祖之所自出而祀之苟非察理之精微誠意之極至安能與於此哉故知此則治天下不難也又曰程先生說禘是禘其祖之所自出併羣廟之主皆祭之禘則止自始祖而下合羣廟之主皆祭之謂禘之說恐不然故論語集解中止取趙伯循之說○問禘之說諸儒多作魯躋僖公於閔公之上昭穆不順故聖人欲觀之如何曰禘是於始祖之廟推所自出之帝設虛位以祀之而以始祖配即不曾序昭穆故周禘帝嚳以后稷配之王者有禘有祫諸侯只有祫而無禘此魯所以為失禮也



楊氏曰愚聞之師曰鄭氏以禘祫皆為魯禮抑不知天子有禘有祫諸侯有祫而無禘成王賜周公以禘禮蓋亦禘於周公之廟爾閔僖二公竊禘之盛禮以行吉祭致夫人春秋常事不書特書閔僖二禘者惡僭竊之始也今乃擬春秋書二禘以為魯禮可乎又以禘祫同為殷祭抑不知祫者合毀廟未毀廟之主於太祖之廟而祭之方謂之殷祭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此祭不兼羣廟之主為其尊遠不敢褻也今乃謂禘為殷祭可乎惟其以禘祫皆為魯禮又以禘祫同為殷祭故後之言禘者皆求之於

一祫一禘之中而不求於禘其祖之所自出混禘於祫而遂至於不知有禘遂使二千年來國家大典禮為所汨壞是誰之過與然義理在人心終不可埋沒唐大曆間趙伯循作春秋纂例獨得其說於大傳小記祭法之中以破鄭氏諸儒注疏之繆學士大夫皆是之然其說未明於上也伏讀國朝會要元豐五年神宗皇帝因論廟祭以為禘者本以審諦祖之所自出故禮不王不禘蓋王者竭四海之有以奉神明力大可以及遠故於祖禴之外又及其遠祖猶以為未足也推而上之及其祖之所自出自秦漢以來譜牒不明莫知



其祖之所自出其禘禮固可廢也宰臣蔡確  
曰諸儒議論紛紜莫知禘之本意聖訓發明  
非臣等所及神宗皇帝聖學高明當時儒臣  
有能推廣上意尋繹古典以成之則二千年  
已廢之禮可復舉行於後世惜也禘之說已  
明於上而莫有能將順之於下也或曰虞夏  
殷周四代各有自出之帝則禘禮可行也後  
世如漢高祖崛起草野五載而成帝業非有  
所自出之帝如虞夏商周世系相承可考也  
則宜何禘乎曰木有本水有源人莫不有所  
自出之祖若論所自出之根源則厥初生民  
之祖是也虞夏殷周有所自出之帝故報本

追遠之心上及於黃帝帝嚳而止若報本追  
遠之心未有所止則必至於厥初生民之祖  
而後已是以程子祭禮有冬至祭初祖一條  
以明孝子慈孫報本追遠深長之思仁孝誠  
敬無窮之念後來朱子又以初祖之祭似禘  
而不敢行夫程子未嘗建議於朝修定祭禮  
所論冬至祭始祖一節亦統言祭禮之大綱  
未及於尊卑輕重隆殺之差也朱子以初祖  
之祭似禘而不敢行者以禮不王不禘故也  
漢世既無太祖廟又不禘及初祖此不可以  
為法後之君子有能推明大傳小記之文虞  
夏殷周已行之禮參之以程子朱子精微之



論則禘禮可行而古人甚盛之典復見於後世矣

又曰愚按禮經唯禘禮為注疏汨壞最甚夫禘王者之大祭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見於大傳小記祭法及儀禮子夏傳甚詳且明如此鄭康成見祭法禘文皆在郊上率爾立論謂禘大於郊而以禘為祭天之名既又以地示宗廟亦是大祭復指禘為祭地示祭宗廟之名且於大司樂注中立為三禘之說以實之支離泛濫不可收拾諸儒已辨其謬矣若夫以禘為祭宗廟似矣但謂禘為

時祭又謂禘為殷祭又與大傳小記祭法大相違背其故何哉蓋以禘為時祭此緣記禮者之誤鄭氏不能察而遂指為夏殷禮趙氏已辨之矣唯以禘為殷祭則其失已久其混淆益甚愚前已言之今併列先儒之說於後庶可參見

漢元帝永光四年罷郡國廟詔將軍列侯中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廟制

韋玄成等四十四人奏議曰禮王者始受命諸

侯始封之君皆為太祖以下五廟而迭毀迭互也親

盡則毀廟之主歲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言壹

禘壹裕也師古曰殷大也禘禘也裕合也裕祭者毀廟與



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父為昭子為穆孫  
復為昭古之正禮也祭義曰王者禘其祖之所  
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言如受命而王祭  
天以其祖配而不為立廟親盡也立親廟四親  
親也親盡而迭毀親疎之殺示有終也餘見宗廟門  
哀帝時議毀廟劉歆以為禮去事有殺去徐也殺漸也  
所例故春秋外傳曰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  
祖禘則日祭曾高則月祀二祧則時享壇墀則  
歲貢大禘則終王服虔曰蠻夷終王乃入助祭各以其珍貢以共大禘之祭  
也師古曰每一王終德盛而游廣親親之殺也  
新王即位來助祭彌遠則彌尊故禘為重矣孫居王父之處正昭  
穆則孫常與祖相代此遷廟之殺也聖人於其

祖出於情矣禮無所不順故無毀廟晉灼曰以情推子以  
子况祖得人心禮何所違故無毀棄不自貢禹禘之主也謂下三廟廢而為墟故也建迭毀之議惠景及太上寢園廢而為虛失禮  
意矣

漢舊儀宗廟三歲一大祫祭子孫諸帝以昭穆  
坐於高廟諸隲廟神皆合食設左右坐高祖南  
面幄繡帳堂上西北隅帳中皆長一丈廣六尺  
繡裯厚一尺著之以坐幄卻六寸白銀扣釦器  
每大牢中分之右辨上帝左辨上后尸俱俎餘  
委肉穆東面皆曲几如高祖饌陳其尸各配其  
左坐如祖妣之坐法太常道皇帝入北門羣臣  
陪位者皆舉手班辟及走逆首伏大鴻臚大行



令九賓傳曰起復位而皇帝上堂盥侍中奉饌酒從帝進謁贊享曰嗣曾孫皇帝敬再拜前上卮酒卻行至昭穆之坐次上酒子為昭孫為穆各父子相對也畢却西面坐坐如乘輿坐贊享曰奉高祖賜賚皇帝起再拜即席以太牢之左辨賜皇帝如祠是夜半入行禮平明上九卮畢羣臣皆拜因賜胙皇帝出即更衣中詔罷當從者奉引皇帝

按西漢書未嘗言禘祫之祀惟漢舊儀載其制頗詳又韋玄成傳載諸儒因議毀廟而及禘祫其說并著于此然則以禘為五年之殷祭以禘為祀天以禘為並祭羣廟

韋劉諸人所言已如此鄭康成特襲其訛耳劉歆大禘則終王之說是每三一世方一舉禘禮又與五年之說不合云

光武建武十八年幸長安詔太常行禘禮於高廟序昭穆父為昭南向子為穆北向二十六年有詔問張純禘祫之禮不施行幾年宜據經典詳為其制純奏禮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春秋傳曰大祫者何合祭也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太祖五年再殷祭漢舊制三年一祫毀廟主合食高廟存廟主未嘗合祭元始五年諸王公列侯廟會為禘祭又建武十八年親幸長安亦行此禮記說三年一閏天氣小備五年再閏天氣大備



三年一禘五年一禘父為昭南向子為穆北向父  
子不並坐而孫從王父禘之為言禘諦諱昭穆尊  
卑之義也禘祭以夏四月陽氣在上陰氣在下故  
正尊卑之義也禘祭以冬十月五穀成熟物備禮  
成故合聚飲食也斯典之廢於茲八年謂可如禮  
施行以時定議上難復立廟遂以合祭高廟為常  
後以三年冬禘五年夏禘之時但就陳祭毀廟主  
而已謂之殷太祖東面惠文武元帝為昭景宣帝  
為穆惠景昭三帝非殷祭時不祭自是禘禘遂定  
志及張章帝建初七年八月飲酎高廟禘祭光武  
皇帝孝明皇帝甲辰詔書云祖考來假明哲之祀  
予末小子質又菲薄仰惟先帝烝烝之情前修禘

祭以盡孝敬朕得識昭穆之序寄遠祖之思今年  
大禮復舉加以先帝之坐悲傷感懷樂以迎來哀  
以送往雖祭亡如在而虛空不知所裁庶或享之  
豈亡克謹肅雍之臣辟公之相皆助朕之依依今  
賜公錢四十萬卿半之及百官執事各有差

按三年一禘五年一禘之說先儒林氏楊  
氏皆以為鄭康成因春秋文公二年有禘  
僖公定公八年有禘遂依約想像而立為  
此說蓋以魯僭亂之制定為周禮以誤後  
人然光武建武二十六年詔問張純禘禘  
之禮而純奏禮三年一禘五年一禘然則  
其說必矣蓋此語出於緯書緯書起於元



成之間而光武深信之當時國家典禮朝廷大事多取決焉故此制遂遵而行之康成蓋以漢禮為周禮非魯禮也

魏明帝太和六年尚書難王肅以曾子問唯禘於太祖羣主皆從而不言禘知禘不合食肅答曰以為禘禘殷祭羣主皆合舉禘則禘可知也袁准正論曰先儒或以為同或以為異然禘及壇墀禘及郊宗石室此所及近遠之殺也大傳曰禮不王不禘諸侯不禘降於天子也若禘禘同貫此諸侯亦不得禘非徒不禘也武宣皇后太和四年六月崩至六年三月有司以今年四月禘告王肅議曰今宜以崩年數按春秋魯閔公二年夏禘于莊公是

時縗經之中至二十五日大祥便禘不復禫故譏其速也去四年六月武宣皇后崩二十六日晚葬除服即吉四時之祭皆親行事今當計始除服日數當如禮須到禫月乃禘趙怡等以為皇帝崩二十七月之後乃得禘禘王肅又奏如鄭玄言各於其廟則無以異四時常祀不得之謂殷祭以粢盛百物豐衍備具為殷之者夫孝子盡心於事親致敬於四時比時具物不可以不備無緣儉祭其親累年而後一豐其饌夫謂殷者因以祖宗並陳昭穆皆列故也毀以為毀廟之主皆祭謂殷者夫毀廟祭於太祖而六廟獨在其前所不合宜非事之理近尚書難臣以曾子問唯禘於太祖羣主皆從



而不言禘知禘不合食臣答以為禘禘殷祭羣主皆合舉禘則禘可知也論語孔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所以特禘者以禘大祭故欲觀其盛禮也禘禘大祭獨舉禘則禘亦可知也於禮記則以禘為大於論語則以禘為盛進退未知其可也漢光武時下祭禮以禘者毀廟之主皆合於太祖禘者唯未毀之主合而已矣鄭玄以為禘者各於其廟原其所以夏商夏祭曰禘然其殷祭亦名大禘商頌長發是大禘之歌也至周改夏祭曰佶以禘唯為殷祭之名周公以聖德用殷之禮故魯人亦遂以禘為夏祭之名是以左傳所謂禘于武宮又曰烝嘗禘於廟是四時祀非祭之禘也

鄭斯失矣至於經所謂禘者則殷祭之謂鄭據春秋與大義乖按大和八年用王肅議表准曰禘及壇墠禘及郊宗石室此所及遠近之殺也大傳曰禮不王不禘諸侯不禘降殺於天子也若禘禘同貫此諸侯亦不得禘也然則禘大而禘小謂禘為殷祭者大於四時皆大祭也國語曰禘郊不過繭栗烝不過把握明禘最大與郊同也公羊傳曰大事者何禘毀廟之主陳于太祖夫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乎太廟何謂也曰夫禘及壇墠則毀廟也俱祭毀廟但所及異耳所及則異毀與未毀則同此論者所惑鄭謂不同是也謂禘不及毀廟則非也劉韶賈逵同毀與未毀是也不別禘禘遠近則非也



東晉升平五年五月穆帝崩十月殷興寧三年二月哀皇帝崩明帝大和元年五月皇后庾氏崩

帝廢海西公十月殷此哀皇帝再周之內大元二十一年

年十月應殷其年九月孝武崩至隆安三年國家

大吉乃循殷事元興三年夏應殷太常博士徐乾

等議應用孟秋進用孟冬時孔安國云自太和四

夏復詳徐乾議用孟秋非失也

安帝義熙三年當殷御史中丞范泰議以章后喪

未一周不應殷祠時從太常劉瑾議小君之喪不

以廢大禮泰議曰今雖既附之後得以此祭當禮有

既附遂祭於廟故四時各嘗以寄追遠之思三年

一禘以習昭穆之序義本各異三年喪畢則合食

大祖過時而殷無取於限三十月也隆安之初以

喪而廢矣瑾議曰臣尋升平已後殷祭皆在周內

末和十年至今五十餘載三十月輒殷是依禮五

初元帝元興三年四月不得殷祀進用十月若計

常限令當用冬若更起端則應四月時尚書奏從

領司徒王謚議反初四月為殷祠之始謚議曰有

有非常之禮殷祭舊惟不差至於義熙之慶經古

莫二雖曰反正理同受命愚謂履運惟新於是乎

始宜用四月太常劉瑾議殷無定月考九備宜仍

禮意尚簡去年祠雖於日有差而情典九備宜仍

見補殷之文著作郎徐廣議若用三十月今則應

用四月于時有殷而遷在冬從太元元是追計辛

祠若依常三十月今則應用二年四月是追計辛

未歲十月未合六月而再殷劉澗之本非正潮

元年四月應殷而禮官墜失速用十月又殷兩頭如四寶不盈三又十一年殷十四年殷九間舍二則十年四殷與禮五年再殷其義合矣



博士徐禪議春秋左氏傳曰歲禘及壇墠終禘及郊宗石室許慎稱舊說曰終者謂孝子三年喪終則禘於太廟以致新死者也徐邈議禮五年再殷凡六十月分中每三十月殷也太學博士曹述初難云三年之喪其實二十有五月則五年何必六十月禮天子特約三時皆禘禘禘雖有定年而文無定月按明堂夏六月以禘禮祀月公則今之四月春秋文公二年大事邈答曰五年再殷象再閏無于太廟則今之六月邈答曰五年再殷象再閏無取三年喪也禘三時皆可者蓋喪終則吉而禘服終無常故禘隨所遇唯春不禘故曰特約非殷祀常也禮大事有時日故烝嘗以時况禘之重無定月乎今擬徐邈議每三十月當殷祀賀循禘祭圖大祖東向昭

北行南向穆南行北向

宋制殷祭皆即吉乃行武帝求初三年九月十日奏傅亮議權制即吉聖代宜耳文帝元嘉六年祠

部定十月三日殷祀十三烝禮太學博士徐道

三年一五年再在四時禮也周禮仲冬享烝月令孟仲區分不共之春烝曲沃齊十一月嘗太公此並尚異月重寧反同且祭不欲數數則贖今隔旬頻享於禮

孝武建元元年十一月有司奏依舊令今年十月是殷祠之月領曹郎范叡參議依求初三

再周來二年三月若以四月須再周之外殷祭尋祭

官議正國子助教蘇瑋生議按禮三年喪畢然後

而於太祖又云三年不見祭唯祭天地社稷為越

聘莫不皆吉大享之義自漢已來一從權制宗廟朝

制再周祥變猶服編素未為純吉無容以祭請來



禮云中月而禘是月也吉祭猶未配謂二十七月  
既禘祭當四時之癸月則未以其妃配哀未忘也  
推此未禘不得祭也春秋閔公二年吉禘于莊公  
鄭注云閔公心懼於難務自尊成以厭其禍凡二  
十二年喪畢而禘又禘則禘遇禘則禘也按舊說  
三年喪畢遇禘則禘禘則禘禘則禘也按舊說  
裕以魯閔因紀制耳何必全許素冠何吉禘鄭中周  
以魯閔因紀制耳何必全許素冠何吉禘鄭中周  
景遠參議末初三年九月十日傳亮議曰權制即  
吉聖代宜耳宗廟大禮宜依舊古典謂徐宏朱應  
月之議用來二年可大明七年二月有司奏四月應  
殷祠若事中未得用孟秋禮記云天子禘祫嘗  
裕烝則夏秋冬皆殷晉義熙初僕射孔安國議自  
太和四年相承殷祭皆用冬夏又云永和十年至  
今五十餘年用三十七月輒殷祀博士徐乾難安國  
又引晉咸康六年七月殷祠是不專用冬夏時雖  
不從乾議而安國無以奪之今若以來年四  
月未得殷祀遷用立秋於禮無違矣詔可  
梁制三年一禘五年一禘謂之殷祭禘以夏禘以  
冬皆以功臣配其儀頗同南郊

尚書左丞何佟之議曰禘於首夏物皆未成故  
為小禘於秋冬萬物皆成其禮尤大司勳列功  
臣有六皆祭於大蒸知禘尤大乃及之也近代  
禘禘並不及功臣有乖典制宜改詔從之  
陳制五年再殷殷大禘而合祭也

魏文帝大和十三年詔公卿議王鄭言禘禘之是  
非尚書游明根言曰鄭氏之義禘者大祭之名大  
祭圓丘謂之禘者審諦五精星辰也大祭宗廟謂  
之禘者審諦其昭穆百官也圓丘常合不言禘宗  
廟時禘故言禘斯則宗廟禘禘並行圓丘一禘而  
已宜於宗廟俱行禘禘之禮二禮異故名殊依禮  
春廢特約於嘗於烝則禘嘗禘烝不於三時皆行



禘禘之禮中書監高閭又言禘祭圓丘與鄭義同者以為有虞禘黃帝黃帝非虞在廟之帝不在廟非圓丘而何又大傳云祖其所自出之祖又非在廟之文論語稱禘自既灌以盥爾雅稱禘大祭也諸侯無禘禮唯夏祭稱禘又非宗廟之禘魯行天子之儀不敢專行圓丘之禘改殷之禘取其禘名於宗廟因先有禘遂生兩名其宗廟禘禘之祭擬王氏之義禘而禘禘止於一時一時者祭不欲數一歲三禘愚以為過數詔曰明根問等擬二家之義論禘禘詳矣至於事取折衷猶有未允問以禘禘為名義同王氏禘祭圓丘事與鄭同無非間然明根以鄭氏等兩名兩祭並存並用理有未俱稱

擬二義一時禘禘而闕二時之禮事有難從先王制禮內緣人子之情外協尊卑之序故天子七廟數盡則毀歲主於太祖之廟三年而禘祭之代盡則毀以示有終之義三年而禘以申追遠之情禘禘既是一祭分而兩之事無所擬毀廟三年一禘又有不盡四時於禮為闕七廟四時常祭禘則三年一祭而又不究四時於情為間王以禘為一祭王義為長鄭以圓丘為禘與宗廟大祭同名義亦為當今互取鄭王二義禘禘并為一名從王禘是祭圓丘大祭之名上下同用從鄭若以數則黷五年一禘改禘從禘五年一禘則四時盡禘以稱今情則旅天禮文先禘而後時祭便即施行著之於



令求為代法

宣武帝景明中秘書丞孫惠蔚上言魏明帝以景  
初三年正月崩至廢帝正始二年積二十五晦為  
大祥有司以為禫在二十七月到其年四月依禮  
應禘王肅以為祥月至其年二月宜應禘祭雖各  
異議至於喪畢之禘明年之禘其義一焉請取鄭  
捨王禫終此晦來月中旬禮應大禘六室宗祏升  
食太祖明年春享成禘羣廟自茲以後五年為常  
又古之祭法時禘並行天子先禘後時諸侯先時  
後禘諸侯先時後禘此施古為當在今則否且禮  
有升降事有文質適時之制聖人弗違當禘之月  
宜減時祭從之延昌四年正月宣武帝崩孝明即

位三月時議來秋七月應蒸祭于太祖太常卿崔  
亮上言今宣武皇帝主雖入廟然烝嘗時祭猶別  
寢室至於殷禘宜存古典按禮三年喪畢禘於太  
祖明年春禘於羣廟又按杜元凱云卒哭而除三  
年喪畢而禘魏武皇后以太和四年六月崩其月  
既葬除服即吉四月行事而猶未禘王肅以為既  
除即吉故特時祭至於禘禘宜存古禮高堂隆如  
肅議於是停殷祭又仰尋太和二十三年四月孝  
文帝崩其年十月祭廟景明元年七月禘於太祖  
三年春禘於羣廟亦三年乃禘准古禮及晉魏之  
議并景明故事愚謂來秋七月禘祭應停宜待三  
年終乃後禘從之



致堂胡氏曰宗廟之祭莫重於禘祫而自漢  
以來諸儒之論紛紜交錯誠如聚訟莫得其  
要則混然行之不有達理真儒擇乎經訓而  
折其衷何以破古昔之昏昏示後來之昭昭  
耶真儒之言曰天子禘諸侯祫大夫享庶人  
薦此尊卑之等也所以知天子禘者以禮云  
禮不王不禘知之也所以知諸侯祫者魯侯  
國當用祫而以賜天子禮樂故春秋中有禘  
無祫而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言諸侯不  
當用禘也禘祫者合祭之名耳天子有所自  
出之帝為東向之尊餘廟以昭穆合食於前  
是之謂禘諸侯無所自出之帝則合羣廟之

主而食於太廟是之謂祫若其時其物則視  
其所得用而降殺之矣以此斷禘祫豈不明  
哉

按以禘祫為共一祭而異名以禘為合祭  
祖宗審諦昭穆之義漢儒之說也近代諸  
儒多不以為然獨致堂從之然大傳禮不  
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  
之而即繼之曰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  
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太祖其文意亦  
似共只說一祭天子則謂之禘所謂不王  
不禘而祭則及其祖之所自出諸侯則不  
可以言禘而所祭止太祖大夫士又不可



以言禘必有功勞見知於君許之禘則干  
禘可及高祖蓋共是合祭祖宗而以君臣  
之故所及有遠近故異其名所以魯之禘  
祭者即禘也若大傳文諸侯之下更有一  
禘字則其義尤明

後齊禘禘如梁之制每祭室一太牢始以皇后預  
祭

後周禘禘則於太祖廟亦以皇后預祭其儀與後  
齊同

隋三年一禘以孟冬遷主未遷主合食於太祖之  
廟五年一禘以孟夏其遷主各食其所遷之廟未  
遷之主各於其廟禘禘之日則停時享而陳諸瑞

物及伐國所獲珍奇於廟廷及以功臣配享

唐高宗上元三年十月當禘而有司疑其年數太  
學博士史玄璨等議以為新君喪畢而禘明年而  
禘自是之後五年而再祭蓋後禘去前禘五年而  
禘常在禘後三年禘常在禘後二年魯宣公八年  
禘僖公蓋二年喪畢而禘明年而禘至八年而再  
禘昭公二十年禘至二十五年又禘此可知也議  
者以玄璨言有經據遂從之

玄宗開元六年睿宗崩喪畢而禘明年而禘自是  
之後禘禘各自計年不相通數凡七禘五禘至二  
十七年禘禘並在一歲有司覺其非乃議以為一  
禘一禘五年再殷宜通數而禘後置禘歲數遠近



二說不同鄭玄用高堂隆先三而後二徐邈先二後三而邈為謂二禘禘去為月六十中分三十置一禘焉此最為得遂用其說由是一禘一祫在五

年之間合於再殷之義而置祫先後不同焉致堂胡氏曰禮記大傳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大祖大夫士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是天子禘諸侯大夫士祫之正文也終大傳一篇無舛駁于聖王之教者此孔氏所傳也王制乃漢儒刺經為之出於孝文之世其言舛駁于聖王之教者多矣固非孔氏所傳也以義類考之禘祫皆合食也故君子曰禘其所自出

之帝為東向之尊其餘合食於前此之謂禘諸侯無所自出之帝則於太祖廟合羣廟之主而食此之謂祫天子禘諸侯祫上下之殺也魯諸侯何以得禘成王追念周公有大勲勞於天下賜魯以天子禮樂使用諸太廟上祀周公於是乎有禘所以春秋言禘不言祫也此稽大傳而折衷者也王制之文曰春禘夏禘又曰天子祫禘祫嘗祫烝又曰諸侯禘一牲一祫又曰諸侯禘則不禘禘則不嘗其言紛錯淆亂莫可按據鄭氏不能辨正又曲為之說春禘夏禘乃夏殷祭名周則改之以禘為殷祭且王制所載六官之事皆周制也



此惑於漢儒而不通禘義之一也又曰天子諸侯之喪畢合先君主於祖廟而祭之謂之禘此惑於漢儒不通禘義之二也又曰天子先禘而後時祭此惑於漢儒不通禘祭之三也又曰魯禮三年喪畢而禘於太祖明年春禘于羣廟此惑於漢儒不通禘義之四也又曰禘殷祭也五年而再殷祭一禘一禘此又自叛其說不曉禘義之五也又曰諸侯禘歲不禘下天子此又不曉禘義之六也其釋大傳禘禘曰禘其所自出謂郊天也此又斷以己意不曉禘義之七也其失有七而未嘗折衷於孔子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則知諸

侯無禘而當禘天子無禘而有禘豈不明白而易知乎後世惟王制之信憑鄭氏所釋而不知考祭法大傳及孔子之言唐遂至夏禘冬禘始知其數而瀆也不亦失之遠乎天子諸侯之禮若一與二之辨豈可僭哉魯受成王之賜以臣僭君孔子已深非之况後世遵漢儒之謬以君用臣反不能知其失乎聖君監此則一言而決矣

天寶八載制國家系本仙宗業承聖祖自今以後每禘禘並於太清宮聖祖前設位序正上以明陟配之禮欽若玄宗下以盡虔恭之誠無違至道比來每緣禘禘其常享則停事雖適於從宜禮或虧



於必備已後每緣禘祫其常享無廢享以素饌三  
焚香以代三獻

致堂胡氏曰唐非李聃之裔而以聃為祖孝  
子慈孫豈忍為也使聃而果祖也猶非所自  
出之帝不得與合食之享况非其祖而加之  
祖考之上是有兩姓之廟也此唐世典禮之  
大失而當時無一人言者君好諛而臣獻諂  
故雖以他人為祖而終不得知又况其餘乎  
德宗貞元七年太常卿裴郁奏曰國家誕受天命  
累聖重光景皇帝始封唐公實為太祖中間世數  
既近在三昭三穆之內故皇家太廟惟有六室其  
弘農府君宣光二祖尊於太祖親盡則遷不在昭

穆之數著在禮志可舉而行開元中加置九廟懿  
獻二祖皆在昭穆是以太祖景皇帝未得居東向  
之尊今二祖已祧九室惟序則太祖之位又安可  
不正伏以太祖上配天地百代不遷而居昭穆獻  
懿二祖親盡廟遷而居東向徵諸故實有所未安  
請下百僚命議勅旨依

禮禘祫太祖位于西而東向其子孫列為昭穆  
昭南向而穆北向雖已毀廟之主皆出而序于  
昭穆殷周之興太祖世遠而羣廟之主皆出其  
後故其禮易明漢魏以來其興也暴又其上世  
微故創國之君為太祖而世近毀廟之主皆在  
太祖之上於是禘祫不得如古而漢魏之制太



祖而上毀廟之主皆不合食唐興以景皇帝為  
太祖而世近在三昭三穆之內至禘祫乃虛東  
向之位而太祖與羣廟列於昭穆代宗即位祔  
玄宗肅宗而遷獻祖懿祖于夾室於是太祖居  
第一室禘祫得正其位而東向而獻懿不合食  
建中二年大學博士陳京請為獻祖懿祖立別  
廟至禘祫則享禮儀使顏真卿議曰太祖景皇  
帝居百代不遷之尊而禘祫之時暫居昭穆屈  
已以奉祖宗可也乃引晉蔡謨議以獻祖居東  
向而懿祖太祖以下左右為昭穆由是議者紛  
然貞元十七年太常卿裴郁議以太祖百代不  
遷獻懿二祖親盡廟遷而居東向非是請下百

僚議工部郎中張薦等議與真卿同太子左庶  
子李嶸等七人曰真卿所用晉蔡謨之議也謨  
為禹不先鯀之說雖有其言當時不用獻懿二  
祖宜歲夾室以合祭法遠廟為祧而壇墀有禱  
則祭無禱則止之義吏部郎中柳冕等十二人  
曰周禮有先公之祧遷祖歲於后稷之廟其周  
未受命之祧乎又有先王之祧其遷主歲於文  
武之廟其周已受命之祧乎今獻祖懿祖猶周  
先公也請築別廟以居之司勳負外郎裴樞曰  
建石室於寢園以歲神主至禘祫之歲則祭之  
考功負外郎陳京同官縣尉仲子陵皆曰遷神  
主於德明興聖廟京兆少尹韋武曰祫則獻祖



東向禘則太祖東向十一年左司郎中陸淳曰  
議者多矣不過三而已一曰復太祖之正位二  
曰並列昭穆而虛東向三曰禘則獻祖禘則太  
祖迭居東向而復正太廟之位為是然太祖復  
位則獻懿之主宜有所歸一曰歲諸夾室二曰  
置之別廟三曰遷于園寢四曰祔于興聖然而  
歲諸夾室則無享獻之期置之別廟則非禮經  
之文遷于寢園則亂宗廟之儀唯祔于興聖為  
是至十九年左僕射姚南仲等獻議五十七封  
付都省集議戶部尚書王詔等五十五人請遷  
懿祖祔興聖廟議遂定由是太祖始復東向之  
位

四門博士韓愈獻議曰今輒先舉衆議之非然  
後申明其說一曰獻懿廟主宜永歲之夾室臣  
以為不可夫禘者合也毀廟之主皆當合食於  
太祖獻懿二祖即毀廟主也今雖歲於夾室至  
禘禘之時豈得不食於太廟乎名曰合祭而二  
祖不得祭焉不可謂之合矣二曰獻懿廟主宜  
毀之瘞之臣又以為不可謹按禮記天子立七  
廟一壇一墀其毀廟之主皆歲於桃廟雖百代  
不毀禘則陳於太廟而享焉自魏晉已降始有  
毀瘞之議事非經據竟不可施行今國家德厚  
流光創立九廟以周制推之獻懿二祖猶在壇  
墀之位况於毀瘞而不禘禘乎三曰獻懿廟主



宜各遷於其陵所臣又以為不可二祖之祭於  
京師列於太廟也二百年矣今一朝迂之豈惟  
人聽疑惑抑恐二祖之靈眷顧依遲不即享於  
下國也四曰獻懿廟主宜附於興聖廟而不禘禘  
臣又以為不可傳曰祭如在景皇帝雖太祖其  
於屬乃獻懿之子孫也今欲正其子東向之位  
廢其父之大祭固不可為典矣五曰獻懿二祖  
宜別立廟於京師臣又為不可夫禮有所降情  
有所殺是故去廟為祧去祧為壇去壇為墀去  
墀為鬼漸而之遠其祭益稀昔者魯立殤宮春  
秋非之以為不當取已毀之廟既歲之主而復  
築宮以祭今之所議與此正同又雖違禮立廟

至於禘禘也合食則禘無其所廢祭則於義不  
通此五說者皆所不可故臣博采前聞求其折  
中以為殷祖玄王周祖后稷太祖之上皆自為  
帝又其代數已遠不復祭之故太祖得正東向  
之位子孫從昭穆之列禮所稱者蓋以紀一時  
之宜非傳於後代之法也傳曰子雖齊聖不先  
父食蓋言子為父屈也景皇帝雖太祖也其於  
獻懿則子孫也當禘禘之時獻祖宜居東向之  
位景皇帝宜從昭穆之列祖以孫尊孫以祖屈  
求之神道豈遠人情又常祭甚衆合祭甚寡則  
是太祖所屈之祭至少所伸之祭至多比於伸  
孫之尊廢祖之祭不亦順乎



朱子韓文考異曰今按韓公本意獻祖為始祖其主當居初室百世不遷懿祖之主則當遷於太廟之西夾室而太祖以下以次列於諸室四時之享則唯懿祖不與而獻祖太祖以下各祭於其室室自為尊不相降厭所謂所伸之祭常多者也禘祫則唯獻祖居東向之位而懿祖太祖以下皆序昭穆南北相向於前所謂祖以孫尊孫以祖屈而所屈之祭常少者也韓公禮學精深蓋諸儒所不及故其所議獨深得夫孝子慈孫報本反始不忘其所由生之本意真可為萬世之通法不但可施於一時也程子以為不可漫觀者其謂

此類也歟但其文字簡嚴讀者或未遽曉故竊推之以盡其意云

貞元十二年禘祭太廟近例禘祭及親拜郊令中使引傳國寶至壇所昭示武功至是上以傳國大事中使引之非宜乃令禮官一人就內庫監引領至太廟焉

昭宗大順元年將行禘祭有司請以三太后神主祔享於太廟三后者孝明太皇太后鄭氏宣宗母恭僖皇太后王氏敬宗母正獻皇太后韋氏文宗母三后之崩皆作神主有故不當入太廟當時禮官建議並置別廟每年五享三年一禘五年一禘皆於本廟行事無奉神主入廟之文至是亂離之後舊章



散失禮院憑曲臺禮欲以三太后祔享太常博士  
殷盈孫獻議非之

議見后妃廟門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一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二

鄱陽馬端臨同貴與著

宗廟考

禘禘

後唐長興二年四月禘享于太廟

周顯德五年六月禘于太廟先是言事者以皇家

宗廟無祧遷之主不當行禘禘之禮國子司業聶

崇義以為前代宗廟追尊未毀皆有禘禘引援故

事九條以為其證曰魏明帝以景初三年正月崩

至五年二月禘祭明年又禘自茲以後五年為常

且魏以武帝為太祖至明帝始三帝而已未有毀

主而行禘禘其證一也宋文帝元嘉六年祠部定



十月三日殷祠其太學博士議禘云按禘祫之禮三年一五年再宋自高祖至文帝纔亦三帝未有毀主而行禘祫其證二也梁武帝用謝廣議三年一禘五年一祫謂之殷祭禘祭以夏祫祭以冬且梁武乃受命之君僅追尊四廟而行禘祫則知祭者是追養之道以時移節變孝子感而思親故薦以首時祭以仲月間以禘祫序以昭穆乃禮之經也非關宗廟備與不備其證三也唐禮貞觀九年將祔高祖於太廟國子司業朱子奢請准禮立七廟是時乃立六廟而行禘祫今檢會要及通典并禮閣新儀皆載此禮並與實錄符同此乃廟亦未備而行禘祫其證四也貞觀十六年四月己酉光

祿大夫宗正卿紀國公段綸卒太宗甚傷悼為不視朝將出臨之太常奏禘祫祭致齋不得哭乃止此明太宗之時宗廟未備實行禘祫其證五也貞觀二十三年自九峻葬回迎神主於太極殿之西階日中行虞祭之禮有司請依典禮以神主祔廟高宗欲留神主於內寢旦夕供養申在生之敬詔停祔禮英國公李勣等抗表固請曰竊以祖功宗德飾終之明典文昭武穆嚴配之明訓今停祔廟奉徇哀情直擬典章乖替為甚又國哀已後而廟停時祭逾月之後須申大祫以唐禮九廟觀之自太宗已上纔是七廟未有毀主將申大祫其證六也貞觀十六年四月癸丑有司言將行禘祭依今



禮祫享功臣並得配享於廟庭禘享則不配請集禮官學士等議大常卿韋挺議曰其禘及時享功臣皆應不預故周禮六功之官皆大蒸而已大蒸即祫祭也梁初誤禘功臣左丞駸議武帝允而依行降及周隋俱遵此禮竊以五年再禘合諸天道一大一小通人雅論小則人臣不預大則兼及有功今禮禘無功臣誠謂禮不可易太宗改令從禮載詳此論該曉歷代援據甚明又貞觀年中累陳禘祫其證七也高宗上元三年有司祫享於太廟止有七室未有遷主通典會要及禮閣新儀具明此禮其證八也中宗景龍三年八月帝將祠南郊欲以韋皇后助行郊禮國子司業郭山等議云皇

朝舊禮圓丘分祭天地唯有皇帝親拜更無皇后助祭之文及時享并禘祫亦無助祭之事今擬中宗之代國子祭酒等舉禘祫之文稱是皇朝舊禮又明太宗高宗之朝皆行禘祫其證九也疏奏從之  
宋制三年一祫以孟冬五年一禘以孟夏  
仁宗嘉祐四年冬十月大祫于太廟

先是上將親祫下禮官集議東向之位同判宗正寺趙良規請正太祖東向位而知太常禮院韓維以為宜如祖宗故事虛東向之位便時禮官不敢決乃與待制以上臺諫官同議曰太祖為受命之君然僖祖以降四廟在上故大祫上



列昭穆而虛東向魏晉以來已此用禮今親享之盛宜如舊便詔恭依禮官張洞韓維又言唐郊祀志載禘祫祝文自獻祖至肅宗所配皆一后惟睿宗二后蓋昭成明皇母也續曲臺禮有別廟皇后合食之文蓋未有本室遇祫享即祔祖姑下所以大順中三太后配列禘祭博士商盈孫以謂誤認曲臺禮意每室既有定配則餘后不當參列請依奉慈例學士承旨孫抃等八人曰春秋傳大祫者何合祭也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是以國朝事宗廟百有餘年至裕之日別廟后主皆升合食非無典據祥符五年已曾定議禮官著酌中之論先帝有恭依之

詔他年有司攝事四后合食今甫欲親祫四后覓黜不亦疑於以禮之煩也受命之君以議禮制典為繼體之君以承志遵法為美先帝議之制之陛下承之遵之臣曰可矣宗廟之祭至尊至重苟未能盡祖宗之意則莫若守其舊禮疑文偏說未可盡據傳曰祭從先祖又曰有其舉之莫敢廢也臣等愚以謂如其故便學士歐陽脩吳奎等九人曰古者宗廟之制皆一帝一后後世有以子貴者始著並祔之文其不當祔者則又有別廟之祭本朝禘祫乃以別廟之后列於配后之下非惟於古無文於今又有四不可泚德太宗之元配也列於元德之下章懷真宗



之元配也列於章懿之下一也升祔之后統以  
帝樂別廟諸后以本室樂二也升祔之后同牢  
而祭牲器祝冊亦統於帝別廟諸后乃從專享  
三也升祔之后聯席而坐別廟諸后位乃相絕  
四也章獻章懿在奉慈廟每遇禘祫本廟致享  
最為得禮若四后各祭於廟則其尊自伸而於  
禮無參差不齊之失以為行之已久重於改作  
則是失禮之舉無復是正也請從禮官於是劉  
敞特奏曰今羣臣不務推原春秋之法而獨引  
後儒疑似之說不務講求本朝之故而專倡異  
代難通之制不務將順主上廣孝之心而輕議  
宗廟久行之儀欲擯隔四后使永不得合食臣

切恨之夫宗廟之禮神靈之位豈可使有後悔  
哉當留聖念初上春秋高議者恐上勞拜起禮  
官遂造此議上微聞之及得敞奏謂近臣曰朕  
初謂禮當然苟以拜起為煩朕猶能之何憚也  
乃詔別廟四后祫享如舊俟大禮畢別加討論  
楊氏曰伏讀國朝會要仁宗皇帝嘉祐四年  
三月內出御札曰惟祫享之義著經禮之文  
大祭先王合食祖廟盛迪嘗之薦深肅儉之  
懷追孝奉先莫斯為重茲享之廢歷年居多  
有司所行出於倣攝禮之將墜朕深惜之大  
哉三言此仁聖之君至孝至敬之心之所形  
而不能自己也當時建明此議出於富公弼



弼之言曰國朝三歲必親行南郊之祀其於  
事天之道可謂得禮獨於宗廟祗遣大臣攝  
行時享而已親祀未講誠為闕典檢會今年  
冬至當有事于南郊又孟冬亦當合享於太  
廟欲望詔有司講求禘祭大禮所有降赦推  
恩則並用南郊故事富公弼之言可謂一言  
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者也夫聖王事親如  
事天事天如事親以禘享之禮比於南郊誠  
哉是言也然南郊推恩肆赦本非古典乃人  
主一時之優恩其後遂以為故事今孟冬禘  
享冬至南郊二大禮相繼而並行禘享推恩  
南郊可復行乎禘享肆赦南郊可復行乎南

郊而不推恩肆赦又非祖宗之故事於是禘  
享之禮行而南郊因而權罷是雖有以盡宗  
廟親禘之誠而又失南郊祀天之禮夫豈聖  
主之本心然哉蓋欲矯其輕則事從其重而  
遂至於過重過重則不可繼也夫因有原廟  
則宗廟之禮必至於輕欲矯其輕則宗廟之  
禮必至於過重不惟過重而已自是親禘止  
行於一時而其後遂輟而不舉此則矯輕過  
重而終於不可繼也夫三年一禘此宗廟祀  
典之大者其實亦宗廟之常禮也常禮則非  
異事也何欲矯其輕而遂至於過重而終至  
於不可繼哉故曰輕宗廟而重原廟其失二



也

神宗熙寧八年大常禮院言已尊僖祖為太廟祖  
孟夏禘祭當正東向之位又言太廟禘祭神位已  
尊始居東享之位自順祖而下昭穆各以南北為  
序自今禘祫著為定禮詔恭依  
元豐四年詳定郊廟奉祀禮文所言禘祫之義存  
於周禮春秋而不著其名行禮之年經皆無文唯  
公羊傳曰五年而再盛祭禮緯曰三年一祫五年  
一禘而鄭氏徐邈又分為二說為鄭氏之說則曰  
前三後二謂禘後四十二月而祫祫後十八月而  
禘為徐邈之說則曰前二後三謂二祭相去各三  
十箇月駁鄭氏者則曰三年而祫為月不足駁徐

氏者則曰禘在祫前則是三年而禘祫在禘後則  
是二年而祫以二說考之惟鄭氏曰魯禮三年喪  
畢祫於太廟明年禘於羣廟自爾之後五年而再  
盛祭一祫一禘由此言之鄭氏依倣魯禮推明王  
制實為有據本朝慶曆初用徐邈說每三十月一  
祭熙寧八年既禘又祫此有司之失也請今十八  
月而禘禘四十二月而祫庶幾舉禮不煩事神不  
瀆太常禮院言唐開元中禮官用晉徐邈之說以  
二祭相去各三十月合五年再盛祭之說以為禘  
祫之數本朝自慶曆以來皆三十月而一祭至熙  
寧五年後始不通計遂至八年禘祫併在一歲昨  
元豐三年四月已行禘禮今年若依舊例十月行



禘享耶比年頻禘復踵前失請依慶曆以來舊制  
通計年數皆三十月而祭詔依見行典禮十月詳  
定禮文所言古者裸獻饋食禴祠烝嘗並為先王  
之享未嘗廢一時之祭故孔穎達正義以為天子  
夏為大祭之禘不廢時祭之杓秋為大祭之禘不  
廢時祭之嘗則王禮三年一禘與其禘享更為時  
祭國朝沿襲故常禘禘之月不行時享久未厘正  
非古之制請每禘禘之月雖已大祭仍行時享以  
嚴天子備禮所以丕崇祖宗之義其郊禮親祠準  
此從之

五年帝謂宰臣曰禘者所以審禘祖之所自出故  
禮不王不禘秦漢以來譜牒不明莫知祖之所自

出則禘禮可廢也宰臣蔡確等以為聖訓得禘之  
本意非諸儒所及乃詔罷禘享

於是詳定禮文所言按記曰禮不王不禘王者  
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若舜禹祖高陽  
世系出自黃帝則虞夏禘黃帝以高陽氏配商  
祖契出自帝嚳則商人禘嚳以契配周祖文王  
亦出自嚳故周人禘嚳以文王配虞夏商周四  
代所禘皆以帝嚳有天下其世系所出者明故追  
祭所及者遠也藝祖受命祭四廟推僖祖而上  
所自出者譜失其傳有司因仍舊說三年一禘  
五年一禘禘與禘皆合羣廟之主綴食於始祖  
失禮莫甚臣等切謂國家世系所傳與虞夏商



不同既求其祖之所自出而不得則禘禮當闕  
必推見祖系所出乃可以行從之

禮文所又言古者天子祭宗廟有堂事焉有室事  
焉按禮祝延尸入奧灌之後王乃出迎牲延尸主  
出於室坐於堂上始祖面南昭在東穆在西乃行  
朝踐之禮是堂事也設饌於堂入復延王入室始  
祖東面昭面南穆面北從堂上之饌於室中乃行  
饋食之禮是室事也請每行大禘堂上設南面之  
位室中設東面之位詔俟廟制成取旨

徽宗大觀四年議禮局言周官天府掌祖廟之守  
藏九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若有大祭則出而陳  
之既事藏之說者以謂大祭禘禘也國朝嘉祐四

年將行禘享議者請陳瑞物設陳國之寶令曹中  
有司請親祠太廟令戶部陳歲之所貢以充庭寶  
世祖神宗皆可其奏今請禘享陳設應瑞寶貢物  
可出而陳者並令有司依嘉祐元豐詔旨凡親祠  
太廟準此從之

又言古者禘祭朝踐之時設始祖之位於戶西  
南面昭在東穆在西相向而坐薦豆籩脯醢王  
北面而事之此堂上之位也從饌之後設席於  
室在戶內西方東面為始祖之位次北方南面  
布昭席次南方北面布穆席其餘昭穆各以序  
此室中之位也設始祖南方之位而朝踐焉在  
禮謂之堂事設始祖東面之位而饋食焉在禮



謂之室事考漢舊儀宗廟三年大禘祭子孫諸  
帝以昭穆坐於高廟殿廟神皆合食設左右坐  
高祖南面則自漢以前堂上之位未嘗廢也元  
始以後初去此禮專設室中東向之位晉宋隋  
唐所謂始祖位者不過論室中之位耳且少牢  
饋食大夫禮也特牲饋食士禮也以儀禮考之  
大夫士祭禮無薦腥朝踐之事故惟饋食于室  
至於天子祭宗廟則堂事室事皆舉堂上位廢  
而天子北面事神之禮缺矣伏請每行大禘堂  
上設南面之位室中設東面之位始祖南面昭  
穆東西相向始祖東面則昭穆南北相向以應  
古義詔依所奏

楊氏曰愚按大禘則如朱子周大禘圖時禘  
則如朱子周時禘圖堂上之所以異於室中  
也太祖南向昭西向穆東向而已

高宗建炎二年車駕南巡禘享于洪州  
紹興二年禘享于温州

吏部員外郎董弁言臣聞戎祀國之大事而宗  
廟之祭又祀之大者也大祀固不一而禘禘為  
重禘大禘小則禘為莫大焉在禮三年一禘五  
年一禘審諦其祖之所自出謂之禘列羣廟而  
合食于太祖謂之禘一禘一禘循環無窮有國  
家者未始或廢今戎事方飭祭祀之禮未暇偏  
舉然事有違經戾古上不當天地神示之意下



未合億兆黎庶之心特出於一時大臣好勝之臆說而行之六十年未有知其非者顧雖治兵禦戎之際正厥違誤謂宜不緩者仰惟太祖皇帝受天明命削平僭偽混一區宇立極居尊建萬世不拔之基垂子孫無窮之緒即其功德所起則有同平周之后稷乃若因時特起之蹟無異乎漢之高帝魏晉而下莫可擬倫是宜郊祀以配天宗祀以配上帝祫享以居東鄉之尊傳千萬世而不易者也國初稽前代追崇之典止及四世故於祫享用魏晉故事虛東鄉之位逮至仁宗皇帝嘉祐四年親行祫享之禮嘗詔有司詳議太祖東鄉用昭正統之緒當時在廷

多洪儒碩學僉謂自古必以受命之祖乃居東鄉之位本朝太祖乃受命之君若論七廟之次有僖祖以降四廟在上當時大祫止列昭穆而虛東鄉蓋終不敢以非受命之祖而居之允協禮經暨熙寧之初僖祖以世次當祧禮官韓維等擬經有請援證明白適王安石用事奮其臆說務以勢勝乃俾章衡建議尊僖祖為始祖肇居東鄉神宗皇帝初未為然委曲訪問安石乃謂推太祖之孝心固欲尊宣祖而上孝心宜無以異則尊僖祖必當祖宗神靈之意神宗意猶未決博詢大臣故馮京奏謂士大夫以太祖不得東鄉為恨安石肆言以折之已而又欲罷太



祖郊配神宗以太祖開基受命不許安石終不  
然之乃曰本朝配天之禮不合禮經一時有識  
之士莫敢與辨元祐之初翼祖既祧正合典禮  
至於崇寧宣祖當祧適蔡京用事一遵安石之  
術乃建言請立九廟自我作古其已祧翼祖及  
當祧宣祖並即依舊循沿至今太祖皇帝尚居  
第四室遇大禘處昭穆之列識者恨焉臣切謂  
王者奉先與臣庶異必合天下之公願垂萬世  
之宏規匪容私意於其間祖功宗德之外親盡  
迭毀禮之必然自古未有功隆創業為一代之  
太祖而列於昭穆之次者也亦未有非受命而  
追崇之祖居東鄉之尊歷百世而不遷者也

又言漢魏之制太祖而上毀廟之主皆不合食  
唐以景帝始制故規規然援后稷為比而獻懿  
乃在其先是以前後議論紛然乍遷乍祔使當  
時遂尊神堯為太祖豈得更有異論其後廟制  
既定始以獻懿而上毀廟之主歲於興聖德明  
之廟遇禘即廟而享焉是為別廟之祭以全太  
祖之尊蓋合於漢不以太公居合食之列魏晉  
武宣而上廟堂皆不合食之義當時剛勁如顏  
真卿儒宗如韓愈所議雖各有依擬皆不能易  
陳京之說以其當理故也

太常丞王普奏曰僖祖非始封之君而尊為始  
祖太祖實創業之主而列於昭穆其失自熙寧



始宣祖當遷而不遷翼祖既遷而復祔其失自  
崇寧始為熙寧之說則曰僖祖而上世次不可  
知宜與稷契無異然商周之祖稷契謂其始封  
而王業之所由起也稷契之先自帝嚳至於黃  
帝譜系甚明豈以其上世不傳而遂尊為始祖  
耶為崇寧之說則曰自我作古而已夫事不師  
古尚復何言宜其變亂舊章而無所稽攷也臣  
謹按春秋書成宮僖宮災譏其當毀而不毀也  
書立武宮煬宮譏其不當立而立也然則宗廟  
不合於禮聖人皆貶之矣又况出於一時用事  
之臣私意臆說非天下之公論者豈可因循而  
不革哉臣切惟太祖皇帝始受天命追崇四廟

以致孝享行之當時可也至于今日世遠親盡  
迭毀之禮古今所同所當推尊者太祖而已董  
弅奏請深得禮意而其言尚有未盡蓋前日之  
失其甚大者有二曰太祖之名不正大禘之禮  
不行是也今日之議其可疑者有四曰奉安之  
所祭享之期七世之數感生之配是也古者廟  
制異宮則太祖居中而羣廟列其左右後世廟  
制同堂則太祖居右而諸室皆列其左古者禘  
享朝踐于堂則太祖居右而諸室皆列其西饋  
食于室則太祖東鄉而昭穆位於南北後世禘  
享一於堂上而用室中之位故唯以東鄉為太  
祖之尊焉若夫羣廟迭毀而太祖不遷則其禮



尚矣臣故知太祖即廟之始祖是為廟號非謚  
號也惟我太宗嗣服之初太祖皇帝廟號已定  
雖更累朝世次猶近每於禘享必虛東鄉之位  
以其非太祖不可居也迨至熙寧又尊僖祖為  
廟之始祖百世不遷禘享東鄉而太祖常居穆  
位則名實舛矣倘以熙寧之禮為是則僖祖當  
稱太祖而太祖當改廟號此雖三尺之童知其  
不可至於太祖不得東鄉而廟號徒為虛稱則  
行之六十餘年抑何理哉然則太祖之名不正  
前日之失大矣大傳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  
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祭法所謂商人周人  
禘嘗是也商以契為太祖嘗為契所自出故禘

嘗而以契配焉周以稷為太祖嘗為稷所自出  
故禘嘗而以稷配焉儀禮曰大夫及學士則知  
尊祖矣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  
出蓋士大夫尊祖則有時祭而無禘諸侯及其  
太祖則有禘而無禘禘其祖之所自出唯天子  
得行之春秋書禘魯用王禮故也鄭氏以禘其  
祖之所自出為祭天又謂宗廟之禘毀廟之主  
合食於太祖而親廟之主各祭於其廟考之於  
經皆無所據唯王肅之說得之前代禘禮多從  
鄭氏國朝熙寧以前但以親廟合食為其無毀  
廟之主故也唯我太祖之所自出是為宣祖當  
時猶在七廟之數雖禘未能如古然亦不敢廢



也其後尊僖祖為廟之始祖而僖祖所出系序不著故禘禮廢自元豐宗廟之祭止於三年一禘則是以天子之尊而俯同於三代之諸侯瀆亂等威莫此為甚然則大禘之禮不行前日之失大矣臣愚欲乞考古驗今斷自聖學定七廟之禮成一王之制自僖祖至于宣祖親盡之廟當遷自太宗至于哲宗昭穆之數已備是宜奉太祖神主第一室永為廟之始祖每歲告朔薦新止於七廟三年一禘則太祖正東鄉之位太宗仁宗神宗南鄉為昭真宗英宗哲宗北鄉為穆五年一禘則迎宣祖神主享于太廟而以太祖配焉如是則宗廟之事盡合禮經無復前日

之失矣乃若可疑者臣請辨之昔唐以景帝始封尊君大在前獻懿二祖又在其先當時欲正景帝東鄉之位而議遷獻懿之主則或謂藏之夾室或謂毀瘞之或謂遷於陵所或謂當立別廟卒從陳京之說祔於德明興聖之廟蓋皋陶涼武昭王皆唐之遠祖也故以獻懿祔焉惟我宣祖而上正如唐之獻懿而景靈崇奉聖祖之宮亦德明興聖之比也臣切謂四祖神主宜放唐禮祔于景靈宮天興殿方今巡幸或寓于天慶觀聖祖殿焉則奉安之所無可疑者昔唐祔獻懿于興聖遇禘即廟而享之臣切謂四祖神主祔于天興大禘之歲亦當就行享禮既足以



全太祖之尊又足以極追遠之孝考之前代實  
有据依則祭享之期無可疑者禮曰天子七廟  
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則是四親二祧止  
於六世而太祖之廟不以世數為限也書曰七  
世之廟可以觀德蓋舉其總數而言非謂七世  
之祖廟猶未毀也是以周制考之在成王時以  
亞圍太王文王為穆以公叔祖類王季武王為  
昭并太祖后稷為七廟焉高圍於成王為七世  
祖已在三昭三穆之外則其廟毀矣惟我宣祖  
雖於陛下為七世祖亦在三昭三穆之外則其  
禮當遷無可疑者又言宗廟之禮有天下者事  
七世百王之所同也而崇寧以來增為九世三

年一祫則叙昭穆而合食於祖百王之所同也  
而去冬祫享祖宗並為一列謂之隨宜設位夫  
增七廟而為九踵唐開元之失其非禮固已甚  
明至於不序昭穆而強名為祫則歷代蓋未嘗  
聞究其所因直以廟之前楹迫狹憚於增廣而  
已夫重葺數椽之屋輕變千古之禮臣所未諭  
且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今行朝官府下逮  
諸臣之居每加營繕顧於宗廟獨有所靳節用  
之術豈在是乎大抵前日之肆為紛更則曰自  
我作古今日之務為苟簡則曰理合隨宜要皆  
無所据依不可為法臣今所陳定七廟之禮正  
太祖之位如或上合聖意願詔有司他年祫享



必叙昭穆以別東鄉之尊勿以去冬所行為例庶幾先王舊典不廢墜於我朝使天下後世無得而議詔侍從臺諫禮官赴尚書省集議聞奏時侍從臺諫禮官等皆謂太祖開基創業為本朝太祖正東鄉之位為萬世不祧之祖理無可疑廖剛謂四祖神主當遷之別宮祫祭則即而享之五年一禘則當禘僖祖任申先謂祫祭既正太祖東鄉之位則大禘之禮僖祖實統系之所自出太祖暫詘東鄉而以世次叙位在禮為當晏原復謂正太祖東鄉之位以遵祫享之正禮僖祖而下四祖則參約漢制別為祠所而異其祭享無亂祫享之制議上不果行自是遇祫

享設幄僖祖仍舊東鄉順祖而下以昭穆為序孝宗軋道三年禮部太常寺言孟冬祫享其別廟懿節皇后神主依禮例合祔於神宗室祖姑之下安穆皇后神主安恭皇后神主合祔於徽宗室祖姑之下詔禮部祕書省國史院官參明典故擬定申尚書省李燾等擬乞以懿節皇后神座設於神宗幄內欽慈皇后之右少却安穆皇后安恭皇后神座設於徽宗幄內顯仁皇后之左皆少却其邊豆鼎俎并祝辭等別設並如舊制仍候酌獻祖宗位畢方詣三后位詔從之

吏部尚書汪應辰等言準尚書省送到太常少卿林栗劄子祫享之禮古人不以別廟祔姑而



祔于祖姑者以別嫌也按曲臺禮別廟神主祔于祖姑之下有三人則祔於親者既祔于祖姑又各祔于親者之下明共一幄同享一位之薦不得別設幄次矣從來有司失於檢照將別廟神主祔享之位別設幄次若別設幄次當在舅姑之下豈得上祔于祖姑乎今來太廟祫享懿節皇后祔于神宗幄祖姑之下別設幄次在哲宗徽宗之上此其不可者一也神宗與三后共享一位犧牲粢盛之薦而懿節來祔獨享其一今來安穆皇后安恭皇后各設幄次祔于徽宗幄祖姑之下徽宗與三后共享一位之薦而安穆安恭共享其二揆之人情夫豈相遠此其不

可者二也且祔之言附也孫婦之於祖姑其尊卑絕矣禮無不順祔豐而尊殺祔伸而尊屈將得為順乎栗切謂別廟神主祔于祖姑之下宜執婦禮不當別設幄次陳其邊豆列其鼎俎亦不當別設祝祠但於本幄祖姑之下添入別廟祔享其皇后某氏於禮為稱

淳熙元年詔議祫享東鄉之位

吏部侍郎趙粹中言謹考前代七廟異宮合享則太祖東鄉始得一正太祖之尊倘祫享又不

得東鄉則開基之祖無時而尊矣乃者紹興五年董弁建議乞正藝祖東鄉之尊謂太廟世數已備而藝祖猶居第四室乞遵典禮正廟制遇



於享則東鄉得旨下侍從臺諫集議既而王晉復有請當時集議如孫近李光折彥質劉大中廖剛晏原復王侯劉寧正胡文修梁汝嘉張致遠朱震任申先何慤楊晨莊必強李弼直皆以其議悉合於禮藝祖東鄉無疑乞行厘正時臣叔父渙任將作監丞因陛對奏陳甚力据引詩禮正文乞酌漢太公立廟萬年南頓君立廟章陵故事別建一廟安奉僖順翼宣四位丞祫禘嘗並行別祀而太祖皇帝神主自宜正位東鄉則受命之祖不屈其尊遠祖神靈永有常奉光堯皇帝深以為然即擢董弁為侍從叔父渙為御史是時趙霈為諫議大夫以議不已出倡邪

說以害正然亦不敢以太祖東鄉為非不過以徽宗在遠宗廟之事未嘗專議以此宣言脅制議者而欲祫享虛東鄉今若稽以六經典禮三代之制度定藝祖為受命之祖則三年一祫當奉藝祖東鄉始尊開基創業之主其太廟常享則奉藝祖居第一室永為不祧之祖若漢之高祖其次奉太宗居第二室永為不祧之宗若周之武王若僖順翼宣追崇之祖一稽舊禮親盡而祧四祖神主別議遷祔之所則臣亦嘗攷之祔於德明興聖之唐制也立太公南頓君別廟漢制也前日王晉既用德明興聖之說而欲祔於景靈宮天興殿朱震亦乞藏於夾室今若酌



三代兩漢別廟之制與唐陳京之說或別建一廟為四祖之廟若欲事省而禮簡或祔天興殿或祇藏太廟西夾室每遇禘享則四祖就夾室之前別設一幄而太祖東嚮皆不相妨庶得聖朝廟制盡合典禮詔禮部太常寺討論既而衆議不同乃詔有司止遵見行禘享舊制行禮

紹熙五年閏十月時寧宗即位詔別建廟遷僖順翼宣

四帝神主太廟以太祖正東向之位孟冬禘享先

詣四祖廟室行禮次詣太廟逐幄行禮詳見天子廟制

孟冬禘享儀注

時日

太廟三年一禘以孟冬之月其年太常寺預於隔

季以孟冬時享前擇日禘享太廟關太史局擇日報太常寺太常寺參酌訖具時日散告

齋戒

前享十日受誓戒於尚書省其日五鼓贊者設位版於都堂下初獻官在左刑部尚書在右並南向亞終獻禮官位於其南稍東北向西上監察御史位於其西稍北東向戶部兵部工部尚書押樂太常卿光祿卿押樂太常丞光祿丞位於其南稍西北向東上凡設太常丞光祿丞位皆稍却奉禮協律郎太祝太官令內常侍內謁者薦香燈官宮闈令扶持內侍捧腰輿內侍內於其東西向北上捧俎官位其後質明贊者引行事執事官就位立定禮直官引初獻降



階就位禮直官贊揖在位者對揖初獻搢笏讀誓  
文云十月某日孟冬祫享太廟各揚其職不共其  
事國有常刑讀訖執笏禮直官贊奉禮郎協律郎  
太祝太官令內常侍以下先退餘官對拜乃退散  
齋七日治事如故宿於正寢不吊喪問疾作樂判  
書刑殺文書決罰罪人及與穢惡致齋三日光祿  
卿丞  
太官令三日於本司宗室於睦親宅都廳如相妨  
即於宗學余官無本司者並  
於太廟齋坊致齋實明以下亦於唯享事得行其餘悉  
禁前享一日質明俱赴祠所齋坊官給酒饌享官  
已齋而闕通攝行事陳設除設權奉安別廟皇后  
主幄次於南神門外  
東向及不設皇帝位版止設三  
獻禮官位外並同朝享太廟

別廟神主過太廟

前享一日捧擎腰輿內侍官援衛親事官等宿於  
太廟齋坊享日丑前五刻所司陳行障坐障等於  
別廟東偏門外設腰輿於殿之下南向少頃禮直  
官贊者分引內常侍以下於殿庭北向西上重行  
立別廟內常侍行事禮直  
官引餘官皆贊者引贊者曰再拜內常侍以  
下皆再拜本廟宮闈令升殿開室捧懿節皇后安  
穆皇后安恭皇后神主至室門次引內常侍北向  
俛伏跪稱攝內常侍臣某言請懿節皇后安穆皇  
后安恭皇后神主祫享於太廟降殿乘輿奏訖俛  
伏興凡內常侍  
奏請准此又宮闈令捧接神主內常侍前引  
置於輿內常侍以下分左右前導詣太廟南神門  
外幄次東向權奉安援衛親從官等至太廟門外



止行障坐障至太廟南門外止內常侍以下俟導  
引詣殿上神幄如儀 省牲器儀同朝享太廟

晨裸

享日丑前五刻行事用丑時七刻祠祭官引宮闈令入詣  
廟庭北向立祠祭官曰再拜宮闈令再拜升殿開  
室整拂神幄帥其屬掃除退就執事位次引薦香  
燈官入詣殿庭北向立凡宮闈令薦香燈官祠祭  
官曰再拜薦香燈官再拜升殿各就職事位次樂  
正帥工人二舞入就位登歌工人俟監祭御史  
太官令光祿丞帥其屬實饌具畢光祿丞還齋所  
次引光祿卿入詣殿庭席位北向立贊者曰再拜  
光祿卿再拜升殿點視禮饌畢次引監察御史升

殿點閱陳設糾察不如儀凡點視及點閱皆先  
祿卿還齋所餘官各服祭服次引行事執事官詣  
東神門外揖立定禮直官贊揖次引押樂太常卿  
太常丞協律郎次引監察御史奉禮郎太祝太官  
令入就殿下席位北向立次引初獻戶部兵部工  
部尚書終獻禮官入就殿下席位西向立祭官於  
殿上贊奉神主次引薦香燈官入室搢笏於柝室  
內奉帝主出詣殿上神幄設於座奉神主詣神幄  
設于坐以白執笏退復執事位次引宮闈令奉后  
羅中覆之主如上儀以青羅退復執事位初殿上贊奉神主  
內常侍以下於太廟南門外神幄奉別廟懿節皇  
后安穆皇后安恭皇后神主腰輿入南神西偏門



至殿下南向內常侍以下北向立贊者曰再拜內  
常侍以下再拜俟殿上奉神主訖內常侍稍前奏  
懿節皇后安穆皇后安恭皇后神主祫享於太廟  
奏訖退詣懿節皇后安穆皇后安恭皇后神主前  
奏請降輿升殿奏訖宮闈令捧神主升自泰階至  
殿上本廟宮闈令捧接懿節皇后神主附於神宗  
神幄內欽慈皇后神主之右安穆皇后安恭皇后  
神主附於徽宗神幄內顯仁皇后神主之右各設  
于座奉神主設於座並如上儀內常侍以下退詣東神門內道  
南西向立以俟祠祭官於殿上贊奉神主訖禮直  
官稍前贊有司謹具請行事贊者曰再拜在位者  
皆再拜次引監察御史押樂太常卿太常丞奉禮

協律郎太祝太官令各就位立定

太官令就位僖祖位尊彝所次

引初獻詣盥洗位北向立搯笏盥手悅手執笏詣

爵洗位北向立搯笏洗瓚拭瓚以授執事者執

笏升殿詣僖祖位尊彝所東向立

若南北向神御尊彝所即皆西

向立酌執事者以瓚授初獻初獻搯笏跪執瓚執

彝者舉竊太官令酌鬱鬯訖先詣順祖位尊彝所

北向立若詣北向神位尊彝所初獻以瓚授執事

者執笏興詣僖祖神位前西向立若南向神位即

神位即南向搯笏跪次引奉禮郎搯笏南向跪執

事者以瓚授奉禮郎奉瓚授初獻初獻瓚以鬯裸

地奠訖以瓚授執事者次執事者以幣授奉禮郎

奉禮郎奉幣授初獻訖執笏興先詣順祖神祖前



西向立若北向神位即東向立初獻受幣奠訖執笏俛伏興  
少退再拜次詣順祖位翼祖位宣祖位太祖位太  
宗位真宗位仁宗位英宗位神宗位哲宗位徽宗  
位欽宗位懿節皇后位安穆皇后位安恭皇后位  
裸鬯奠幣並如上儀訖俱復位協律郎跪俛伏舉  
麾興工鼓祝宮架作興安之樂孝熙昭德之舞九  
成偃麾憂敵樂止凡樂皆協律郎跪俛伏舉麾興  
止既晨裸薦香燈官入取毛血於神位前太官令  
取肝以鸞刀制之洗於鬱鬯貫之以骨燎于爐炭  
薦香燈官以肝骨詔於神位又以隨祭三祭於茅  
苴退復位

饋食

享日有司帥進饌者詣厨以七升牛于俎肩臂臑  
肫胛在下端正脊一一直脊一橫脊一長脊次升羊豕  
如牛各實于一俎每位牛羊豕各一俎入設於饌幔內俟初  
獻既升裸訖捧俎官入執事者捧俎入詣西階下  
次引戶部兵部工部尚書詣西階下搢笏奉俎戶部  
奉牛兵部奉豕工部奉豕升殿官架豐安之樂作詣僖祖神位  
前西向跪奠若南向神位即南向跪奠先薦牛次  
薦羊次薦豕各執笏俛伏興有司入設于豆右腸  
胃膚之前牛在左羊在右次詣每位奉俎並如上儀  
樂止俱降復位初奠俎訖次引薦香燈官取蕭合  
黍稷孺於脂燎于爐炭當饋熟之時薦香燈官取  
苴孺於醢祭于豆間三又取黍稷肺祭如初俱藉



以茅退復位次引太祝詣神位前北向立次引初  
獻再詣盥洗位宮架正安之樂作初獻升降行止皆作正安之樂  
至位北向立搢笏盥手悅手執笏詣爵洗位北向  
立搢笏洗爵拭爵以授執事者執笏升殿樂止登  
歌樂作詣僖祖位酌尊所東向立樂止登歌基命  
之樂作順祖位大寧之樂翼祖位大順之樂宣祖位天元之樂太祖位皇武之樂太宗位大定之樂真宗位熙文之樂仁宗位美成之樂英宗位隆之樂神宗位大明之樂哲宗位重光之樂徽宗位承元之樂欽宗位端慶之樂懿執事者以爵授初獻初獻搢笏跪執爵尊者舉翬太官令酌著尊之醴齊訖先詣順祖位酌尊所北向立初獻以爵授執事者執笏與詣僖祖神位前西向立搢笏跪執事者以爵授初獻初獻執爵祭酒三祭

于茅苴奠爵執笏俛伏興少立樂止次太祝搢笏跪讀祝文讀訖執笏與先詣順祖神位前東向立若北向神位即西向立初獻再拜次詣每位行禮並如上儀太官令復詣僖祖次詣每位行儀並如上儀太官令復詣僖祖位酌尊所太祝復位初獻將降階登歌樂作降階樂止宮架樂作復位樂止文舞退武舞進宮架正安之樂作舞者立定樂止次引亞獻詣盥洗位北向立搢笏盥手悅手執笏詣爵洗位北向立搢笏洗爵拭爵以授執事者執笏升殿詣僖祖位酌尊所東向立宮架作武安之樂禮洽儲祥之舞執事者以爵授亞獻亞獻搢笏跪執爵執尊者舉翬太官令酌壺尊之盎齊訖先詣順祖位



酌尊所北向立亞獻以爵授執事者執笏與詣僖  
祖神位前西向立搢笏跪執事者以爵授亞獻亞  
獻執爵祭酒三祭于茅苴奠爵執笏俛伏與少退  
再拜次詣每位行禮並如上儀樂止降復位初亞  
獻將詣太室次引終獻詣洗及升殿行禮並如亞  
獻之儀復位初終獻畢既升次引七祀及配享功  
臣禮位詣盥洗位搢笏盥手悅手執笏詣神位前  
搢笏跪執爵三祭酒奠爵執笏俛伏與再拜詣次  
位並如上儀退復位唯七祀先詣司命位奠爵訖  
與少立次引太祝進詣神位  
前北向跪讀祝文讀訖退復位禮官再拜次引太祝徹籩豆籩豆各處  
位移故處  
登歌恭安之樂作卒徹樂止次引宮闈令束茅訖  
俱復位禮直官曰賜胙贊者承傳曰賜胙再拜在

位者皆再拜送神宮架興安之樂作一成止祠祭  
官於殿上贊奉神主入祔室次引薦香燈官搢笏  
奉帝主入祔室薦香燈於先置於神座執笏  
退復位次引宮闈令奉后主入祔室並如上儀退  
復位若別廟神主還本廟則俟祠祭官贊納神主  
神主引內前奏請節后詣神位  
皇主神主引內前奏請節后詣神位  
爵宗如神神主引內前奏請節后詣神位  
階內常侍神主引內前奏請節后詣神位  
導等輿出太廟神主引內前奏請節后詣神位  
官北向授衛常過廟神主引內前奏請節后詣神位  
后安捧神神主引內前奏請節后詣神位  
拜內常侍神主引內前奏請節后詣神位  
兵部尚書亞終獻禮官就望瘞位有司詣神位前

文獻通考卷一百二十一



取幣束茅置於坎次引監察御史押樂太常卿太  
常丞奉禮協律郎太祝詣望瘞位立定禮直官曰  
可瘞寘土半坎本廟宮闈令監視次引初獻以下  
詣東神門外揖位立禮直官贊禮畢揖訖退次引  
禮官詣西神門外七祀望燎位西向立有司置祝  
版於燎柴焚訖退太官令帥其屬徹禮饌監察御  
史詣殿監視收徹訖還齋所宮闈令闔戶以降乃  
退太常藏祝版於匱光祿卿以胙奉進監察御史  
就位展視光祿卿望闕再拜乃退



